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賤儒故稱俠有激之言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

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讀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

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

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楊慎曰亡者存而不矜其  
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  
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  
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  
古亦謂之石濟津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  
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  
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

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竊國者侯侯之

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

也索隱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

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

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

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

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

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延陵



所賞尤在此

吳季札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

酷吏贊亦此意

宋本提行

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

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鞞牛。

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鞞音古豆反。

案大牛當軛

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

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



宋本批行

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少年之戲，然劇孟

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

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

氏。索隱曰：矚音閑。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也。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

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

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云：邾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郡白氏豪俠，非一故。郭解，軹人也，字翁伯。

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

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

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

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

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疆必灌之，人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

也。」



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

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

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

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

居邑屋，至不見敬。師古曰：邑屋猶言村舍巷舍也。是吾德不脩也。彼

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

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

曰：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也。怪之，問其故，

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

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

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

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

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

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

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索隱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



又宋本

帝惡解不為貧不貧持以此言折衛將軍耳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

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也。○索隱曰：漢書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漢書作

翁毛本



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木同姓也。正義曰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雖為俠而遠

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姓趙名他羽字公

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跡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

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

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人貌應前貌不及中人。句於戲惜哉。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四

刻書入劉文宋端高秀郎松章珍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 游俠列傳考

游俠傳敘反復抑揚。蓋有激之詞。豈為進奸雄哉。

班氏譏之謬矣。

歿而已四百餘年。

七字為一句。監本歿而已三字屬上句。非也。

蓋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敘游俠之義曰有足多曰有所長曰賢豪

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推揚之者不

一而足可謂宛曲矣。

此如順風而呼。



湖本此作比

至若北道姚氏至曷足道哉

此與酷吏贊中至若蜀守一節同例皆是收拾餘人客主相形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

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

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

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

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

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

卧卿家本



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

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

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

棹遲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

上天顧見其衣絮索隱曰絮音篤絮衫襦之橫者○

日絮縫醫家曰督脉人之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

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

之悅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

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

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

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

邑榮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

病癰鄧通常為帝喑吮之索隱曰喑音任格文帝不

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

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癰喑癰而色難之已而聞

鄧通常為帝喑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

自宋本



替

毛本作乃不歸太僕亦以仁寵最過庸為句

宋本媽者提行下李延年同

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徽外鑄

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

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

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

衣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寄死

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

仁字仁寵最過庸不及其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

不甚篤如韓媽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今天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媽

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顏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

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

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

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

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好比韓媽索

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銜

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

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

直筆亦諺書太史公所以不聞道也



其弟也。亦侯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

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

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

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

索隱曰：初

詩即新造樂章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

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

徐廣曰：埒，等也。久之，寢

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

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

臣大底外戚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

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

侯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侯幸列傳第六十五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凡三葉

刻書人董暉陳說王椿

佞倖列傳考

佞倖傳譏朝廷非德懋官也令忠臣志士扼腕喪氣太史公寄慨頗深

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十二字爲一句湖本分爲二句誤也

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

敘韓媽則云賞賜擬於鄧通敘延年則曰埒如韓媽血脉聯絡處

天子車駕蹕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



既云中無寵臣又云然獨周文仁既云仁寵最過  
又云庸不乃甚篤見景帝愈於諸帝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索隱滑稽言辯捷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  
韋如脂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  
如字便也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  
便巧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

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

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

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宋本有以字無道字

賤之也

宋本淳于髡提行

淫



此語為後  
世荒王藉  
口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  
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  
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  
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  
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  
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孔衍春  
秋後語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  
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  
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  
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盃，

大雅好

十家本

而祝曰：甌窶滿篝。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  
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

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

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

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

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

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

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

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

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鞞，徐廣曰：鞞收  
衣裏也。鞞臂



捍也音溝鞠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踞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卷音卷紀免反侍酒於前時

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

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

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蘇軾曰男女雜坐幾

於勸矣而何風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

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

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行酒稽留六博投

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前有

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

參言十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

送羅襦襟解微聞薜按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

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

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

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史記多兩此後百餘年楚

有優孟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

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

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孟其肥席以露床啗以棗脯

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

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

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

門宋本無以字

宋本優孟提

可厭况陳

以王者之前哉



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夫

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

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題，漆蘇林曰：以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漆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

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

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

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為槨。索隱曰：皇覽以壙竈為龕，突也。

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

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臆。索隱曰：皇覽云：火送於臆中。於是

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

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

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

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

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

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

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

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

得一似叔  
敖者而如  
此驚喜可  
見伯玉信  
賢之薦



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歿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歿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四

宋本優旃授行

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

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

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

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

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

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

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



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

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索隱曰：案東武縣名。

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

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

楊本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  
 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  
 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  
 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  
 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  
 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  
 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

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

楊慎曰乙其止處書始乙字以

紀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

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

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

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

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

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

又為侍謁者嘗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

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



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

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太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



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  
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  
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  
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  
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  
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

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

索隱曰重櫺

下有重櫺處也

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

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

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

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

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

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

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

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

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

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



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歿。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

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

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審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

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貧。今將

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

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

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

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

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

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

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

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

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

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

徐廣曰音厥一音螺青綬



宋本王夫人提行

宋本普者提行  
上不提行

宋本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赭懷寶  
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  
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  
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  
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  
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  
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

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  
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  
吾欲刺腹絞頸而歿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  
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  
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  
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  
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

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

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



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至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

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

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自事。」



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

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

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按豹爲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

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

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

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

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

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

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

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

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

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

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

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

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

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

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

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十葉  
刻書人宋昌政昌彦中

施包彦章字

滑稽列傳考

滑稽傳美諷諫也直詞無益於君與身不若微言  
可以成務子長示人之旨遠矣

見道傍有穰田者

穰從示示古祇字今本作穰誤

梗楓豫章為題湊

今本梗作梗誤

三日後優孟復來

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記小異其歌  
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



而不可爲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  
吏而可爲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  
三 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有韻者  
褚生補滑稽傳

東方朔西門豹二章有太史公風度第其事不似  
滑稽當自別爲東方西門二傳可也

可以覽觀揚意

湖本揚作楊誤

固有常也

一本有作其

王夫人病甚

東郭先生章末有王夫人一節與上文不相屬又  
有淳于髡獻鵠一節尤爲無謂不知何故附此豈  
後人剿入之歟

爲河伯取之

湖本缺河字

從弟子女十人所

湖本十作千誤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本十封于端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宋本在第三行

按墨子曰墨子將北之齊遇日者日者謂之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竊恐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竟以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至于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曰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

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



傳 列仙 十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

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

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sub>自奇</sub>不居朝廷必

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

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十

肆中<sub>天新雨道少人</sub>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

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第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

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

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曰獵纓也危一作俛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

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

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

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

謂之汙夫十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十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

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

是行吟問  
卜景回

有識者開  
口又屈于  
有奇識者



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音貴而前熾趨而言音索隱曰熾趨音織織趨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徐廣實客旅謂之實長官謂之

劫

當是西漢才人隱淪不遇而發憤手竊位苟祿之夫故爲此言雖非太史公筆而文亦恣肆可喜或太史公錄此文以罵湯弘孫孔亦不可知

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



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便莊生作此題必無如許累語

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二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

中有可刪處



亦非無意  
于世者

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忽舉天地所不足為自解脫計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按此切當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

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



案離騷經云懷彬精而要之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

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

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

義徐廣曰魯未有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

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隋馬薨誼不食毒恨

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十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

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遊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

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

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

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

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

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

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徃徃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

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

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

卜事通于養生



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  
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  
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  
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  
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  
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  
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  
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  
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一宋本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五葉  
刻書人昌餘昌彦俊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日者列傳考

子長敘季主事其微心妙思崇處士而黜勢利也  
司馬季主傳辭論浮矣其東京之門戶乎鄒陽獄  
中書事辭儷矣其六朝之權輿乎

正其冠帶

監本冠作寇誤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宋本在第三行

龜宋本通卷同

司馬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之所補也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

禎宋本避缺

穀宋本決

著宋本美

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



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

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

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

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

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逢。

一作達。○索隱曰：撻謂兩手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

執著分而撻之故。云撻策。



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徐廣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日余尚得天區區者而不余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日是畀。余必自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

歲乃遊蓮葉之上。

徐廣曰蓮一作頌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著百莖共一

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宋本褚先生  
接上不提行  
亦不空格毛  
本空一格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



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

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透留反

擣著即藜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

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

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燭之

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

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

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

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

得一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

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

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

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

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

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

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

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

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

必宋本



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

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螿伏之徐廣曰許氏註淮南云蚘螿龍屬也

音决○索隱曰蚘當為蛟螿音龍注音决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

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

足以决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

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

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

鑽龜廟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

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臍骨穿佩之徐廣曰臍音乃毛反臍臂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

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

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

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

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

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干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

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

曰一狐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謂白蛇嘗蟠

杆此林中也譏音疑言求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

譙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反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

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



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

揚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諸先生筆必

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

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余反

置之籠中夜

半龜求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以上御幕韻通用

元王惕然而

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

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

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

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

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

徐廣曰仰天而式音勅



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

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衡寒剛切

陽韻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

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

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

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期渠尤切龜居尤切尤韻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

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

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

豫且龜斤於切求疆於切魚韻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

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

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

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

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

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

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

而復是何當也冥謨陽切行寒剛切陽韻衛平對曰龜在患中

雷家本



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謝祥豫切御韻元王曰：善哉！神

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龜期切見前尤韻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

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

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慶韻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

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

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

明於陰陽，審於刑德。職韻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

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

安社稷。屋韻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于深淵。

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如人

延切先韻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

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

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職韻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

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

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寶彼五切塗塗動五切語韻還

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

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

神與謀。尤韻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

龜策列傳



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

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埃

希切來陵之切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

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

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

暴彊身歿國亡功姑黃切陽韻今我聽于是無仁義之名

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

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道他口切寶趨駕

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

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

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

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

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

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患胡消切山輪旃切安於

寒胡干切奸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

或為暴彊陽韻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

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支韻天出五色以辨白

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

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

忽疾疾徐廣曰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

文衣服



謹草木之怪謂妖禽獸蟲蝗之怪謂孽

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

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

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間

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

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

以五穀

黑閩各切擇澤宅俱達各切獲黃郭切谷穀俱說岳切陌未各切籍稽倫切祿歷各

切藥韻

耕之耰之鉏之耨之

正義曰耨覆種也

口得所嗜目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

真韻

故曰田

者不彊困倉不盈

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

商賈不彊

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

強毛本下同

鐫

成犬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

庚韻

故

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

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

徐廣曰隻

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

徐廣

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

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

有羽軌切海斥猥切寶補每切子讀如濟紙韻

今

日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

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山惠切見前先韻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



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職韻雖然禍不妄至，禍不

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

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

人莫敢欺。來切見前財前西切災牋西切支韻故云福之至也。人自

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

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

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

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

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

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歿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

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

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記曰羹

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脣。脣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

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

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將以昔至明，陰兢

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

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

已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羹



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居各

日宣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

此腸如涓湯

生師莊切成食羊切凶虛王切功攻俱姑黃切通他王切通諸郎切逢符

方切羨居郎切肱寒剛切明謨黃切行寒剛切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

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

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

不當又安亡逃

笑思邀切蕭韻

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

不如崑崙之山

先韻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

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

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

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

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

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

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

海寶切見前殆

養里切子獎禮切士上止切友羽軌切紙韻

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

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

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

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

紂為象郎微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

日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



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  
 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  
 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  
 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  
 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民謨陽切冥行切見前享應郎  
 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切陽韻  
 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子切見前咎暨几切  
紙韻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陽韻今  
 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紙韻不用手足雷電  
 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陽韻

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進之宋必有  
 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寶咎切見前紙韻  
 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  
 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  
 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  
 制其剝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  
 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  
 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  
 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迎語置切桐徒黃切兵通旁切陽韻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



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

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

江姑紅切東韻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

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攀當時不利又焉事賢

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

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

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蠡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

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蠡門射法也

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

奈何責人於全聞無沿切雲于元切門民堅切神時連切先韻孔子聞之

辨無毛本  
椽宋本

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

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

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

卽吳公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

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

中無戌亥戌亥卽為孤辰巳卽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

為孤子丑卽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為孤戌亥卽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為孤申酉卽為

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卽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有疵

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



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知墓

哺切取洪孤切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

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

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

也生松宣切先韻○吳棫曰龜策傳全篇皆韻韓文公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惜詩亦止用一韻

擬史記龜策傳則能讀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

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

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

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

褚

久矣余述而為傳按再述此重復甚無謂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

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

○正義曰此等下至首四月 首仰正義曰謂足

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五

開 脗開索隱曰音琴脗謂兆足歛也首俛大正義曰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月 橫吉 首俛大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

暮昏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

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旦旦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先以

月 毛本



清水澡之以卵後之

正義曰以鷄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

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視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

中皆後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

索隱曰按古之灼龜

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

土卵指之者三

徐廣曰土一作十一〇正

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

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索隱曰梁米也卵鷄子也煇龜木也音次

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遍而灼故有煇名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

故用鷄也〇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鷄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

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

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

辨

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

音竈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

曰一作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

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

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劓

索隱曰音策

莫知汝信今

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其即得而喜

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

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

刺宋本



崇本卜占提  
崇本

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  
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脗内外自隨  
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歿首上開内外  
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  
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内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脗呈兆若橫吉安

繫本干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脗首

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

内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脗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脗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脗脗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脗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脢外首仰不去自去

即足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

垂不孰足脢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脢身節有疆外不疫

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

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

首仰身節折足脢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

仰足脢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脢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脢



首仰若橫吉安

十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折節外高內下不  
遇呈兆

十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  
開若橫吉安

十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十  
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  
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  
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

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  
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  
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  
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處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  
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肉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



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憂  
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  
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  
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  
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  
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歿繫者不  
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  
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  
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  
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無傷也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  
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  
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  
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  
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  
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  
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  
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



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志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

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脰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



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處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吟以  
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  
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  
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  
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

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  
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走

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歿繫者久不  
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  
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  
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  
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脗以十有求得病不  
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

盡吉

按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十有求得病  
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十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

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十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十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

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十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憂不憂

此狐徹以十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脗身節折以十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十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檢仰首俯以十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十病者十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自舉外自垂以十病者十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

十輕失夫一日不死

首仰足胛以十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

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

外者

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

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胛者生足開者

死行者足開至足胛者不至行者足胛不行足開

行有求足開得足胛者不得繫者足胛不出開出

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歸有光云此雖褚先

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舊但似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十七葉

劉書人高章珙餘中昌邑彦俊宇昌彦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考

龜策叙乃子長之筆無疑臣以通經術以下則褚生所補爾

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

監本讀之字句閩本之作必屬下句讀當從閩本  
宋元王時得龜

褚生補宋元王事有言外意蓋爲世人專考吉凶於卜筮殊不知吉凶悔吝在人而不在著龜也雖靈如神龜能托夢於君而不知已之鑽是吉凶龜且不自知而能知人之吉凶哉褚生深知聖人作



易神道設教之旨故立傳以警世  
殺周太子歷

歷字絳文太子謂伯邑考也按竹書有帝乙殺季  
歷之說與龜策傳略同太子二字疑即季字之訛  
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至不能自解於刀鋒

作龜策筮傳本旨

首俛大

俛音甫索隱音免非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宋本索隱在此史記一百二十九 宋本在第三行

貨殖尚書注云殖生也生資

起貨與財利也廣雅云殖立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按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一篇摠是厭薄貨殖以微諷當世

宋本接上

誇



財穀 宋本

只是枯因 子而理則 實未盡

只是枯因 子而理則 實未盡

巧拙者利 導教誨整 齊之所出 也

以恥論言微妙如字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按教誨 猶順也

整齊則強之管鄭是也至商韓則爭也夫山西饒材竹穀纒徐廣曰紵 屬可以為

布○索隱曰穀音谷雖反穀木名皮可為旄玉石山

紙纒山中紵音盧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 曰音

蓮鈞之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正義曰言 出銅鐵之

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

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

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也此其

山上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磬石其下有金也此其

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

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

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按賤之徵貴賤極則 貴之 人必棄故其徵必貴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

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

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 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 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 音昔瀉鹵



也。鹹地。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

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

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

幣之官。故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

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

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

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

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

輕薄富人無容身處

急然指武

○入○奇○  
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

民乎。管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美。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

先晉國亡公子也。○索隱曰。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

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

相近。而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倪思曰。借

相亂耳。也。知物之為時用。猶知彼知已。所以鬪也。二者形則

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去歲

說土者。土穰也。貨殖列傳



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若米末病則財不出農病

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未俱利

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

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

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按此即上賤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

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

霸富家翁想不出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

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之陶正義曰括地志

州平陽縣東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謂與

利而不與人爭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

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

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

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

是朱公保身一悟頭傲然得意於江湖處

一太上因之

為陶朱公出脫



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富、千、七、十、子、五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

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

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

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按傳中兩人分結前好行白圭周人也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

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

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

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郊穰正義曰太陰歲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郊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土種能薄飲食恐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鹽鹽

起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

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

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

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

故曰猗頓○索隱曰監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若鹽

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監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



監鹽河東散鹽東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者

海養水為鹽也索隱曰漢書作贏鳥氏姓氏音支保音魯可反

埒富鳥氏保索隱曰謂畜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隱曰謂畜

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

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

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

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

永安縣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言資財清

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

再提

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

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

師關中獨言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

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索隱曰言重重為邪重難也言不及秦文孝

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貨物而

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

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

宋亦作獻



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

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徐廣曰厄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

鐵徐廣曰邛都出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焚僅西近邛

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

輟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以所

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

羗中之利非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言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

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

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

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

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索隱曰

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

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

代在石邑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音灼曰慎音

土名疆直為慎中也○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

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謂

也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兒一音囚凡反皆健

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

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



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陳椽猶經營馳逐也○劉辰

欲耳○按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溫軹西賈按此舉

平陽之趙下而改椽為緣乃當移在溫軹西賈河內因

及中山趙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

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一仰

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

索隱曰即椎斂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美物

人而剽掠之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徐廣曰跕

徐廣曰美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徐廣曰跕

日跕屣也音日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

漳河之間一都會也按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

者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畫為圖

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

此北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野

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

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

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有魚鹽棗栗

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東綰穢

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洛陽按舉河南因

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

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

嶺殖列傳

卷一百二十九

嶺殖列傳

嶺殖列傳



苗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  
 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入者  
 大國之風也地大物衆决無截截整齊之其中具五  
 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如淳曰游而鄒魯濱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索隱曰齷音則  
 角反又音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  
 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  
 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按言趨利甚  
 談從說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橫之氣徐廣曰今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  
 陶之浚儀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

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夫自淮北

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

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

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正義曰

城故徐國也僮取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

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

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

已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董 毛本

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

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曰郢亦一都會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

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

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厯厯正義曰音

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取之不足

償費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

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曰潘虞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

也珠璣犀瑁果布之漥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

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

隋 毛本 宋本同

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

鄭關索隱曰鄭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南按頃是古鄭國今鄭陽也徐廣作頃無鮮

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

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領

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

邁反除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果隋徐廣

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

曰地理志作窳○索羸蛤正義曰隋今為羸音同上

隱曰隋音徒火反

猶搗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搗之語楚越水

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搗疊包裹煮而食之班



突然雲起  
不知所從  
末

此篇玩侮  
當世者半  
隱刺武帝  
者半故鄙  
穢瑣碎屢  
起屢歎其  
厭薄之意  
令讀者思  
而得之

固不曉裏搯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  
地云乃故云果贏贏蛤非太史公意  
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歲  
更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  
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  
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  
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  
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歷任顯是更富也歸富又精速得為  
賈之利賢於待賈其歸亦不可笑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  
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  
徐廣曰驚  
一作流  
其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  
徐廣曰揄音更躡  
一作跼屣舞屣也  
目挑心招  
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  
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  
馳阮谷不避猛虎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  
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微之



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困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戶二奉，則曰素封，素空也。封者，食租稅歲率。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徃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

馬二百蹄。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牛蹄

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

韋昭曰：二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

波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云：章之楸，服虔曰：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索隱曰：漢書作

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

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

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

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

駟案：韋昭曰：畦猶壟也。貨殖列傳

敘人敘地 錯綜絕妙



真真

感慨

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楊慎曰：進即博進文進之謂。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

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釀醢醢。徐廣曰：大罌在。

醬千，塊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音闕江反。醬千，甌徐廣曰：大罌在。

井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斤反。漢書受一石故云儋石。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

千，鍾徐廣曰：出穀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木千。

章竹竿萬个。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軹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

義曰：說文云：軹，小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漆也。銅

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駟

案漢書音義曰：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苦甲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埋蒼云：虎

骨謂八膠，一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

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疋千。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足羊、羸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倅，務。

須手指，故曰手指。筋，肉。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

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

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麩、麩、鹽、鼓、千、荅。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說：孫叔敖云：瓦器受斗六升，音。

貽、鮐、鮐、千、斤。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魚也。鮐，音齊。禮反。刀，魚也。鮐，千石。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鮑，音族。荀反。謂雜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鮑鮐是。雜者，也。徐云：鮑，膊魚也。謂破開戶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

魚為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正義曰：裘，千皮。雜果菜於野。

羔、羊、裘、千、石、旗、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果菜，謂雜果菜於野。

宋本脫錢字

子、貨、金、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郎反。馬會，亦是儉也。節，節物貴賤也。儉，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佗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按貪，賈貴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廉，賈貴出如糞土，故五之。

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什則非吾財也。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出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淖。楊慎曰：卓自卓淖，自淖二氏不相混也。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澹益下矣。是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手與。

卷一百二十九

債殖列傳

五



史記

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跋

○正義曰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楊慎曰蹲跋同莊子紀他跋于窾

水註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

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

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

人君按此下敘富遂段換文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椎髻

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

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

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

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書家致富數千金故南

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

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

仰有取賁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邠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

刁間姓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

各也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

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

有爵邪將止為刁氏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作奴乎無發聲語助

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嗇也○按織非織書之織

觀下轉載百數可見正是織巧侈靡也

貨殖列傳

太史公得意在人弃我取四字故極力模寫



宋本注秦下有時字

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

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

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

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北地也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

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

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

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

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

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索隱曰按

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

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吳楚

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

索隱曰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子錢家以為侯邑國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

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

貸其息什之一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史記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七



抵盡諸田田齋田蘭章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

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徐廣

日異一作

皆非有爵邑奉祿美法犯姦而富盡推埋

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

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

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全之正道也而富

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

索隱曰漢書作甲一

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

之富

索隱曰漢書桓作稽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

脂

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无角者膏也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正義曰漢書作

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

徐廣曰酒或作細

索隱口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各酒削謂摩刀

而郅氏

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劔削關東謂之削音肖

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未椒薑扮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馬

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楊慎曰誠壹由語又精微

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

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

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十一葉

刻書人張明元吳仲丘大成洪新朱信信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考

平準貨殖相表裏之文也當時武帝好興利故子  
長作平準貨殖皆多微辭班氏譏其崇勢利而羞  
貧賤信乎

賜最為饒益

饒益不成語益疑作盖屬下句讀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句凶取帛絮與之食

今本凶作出誤也蠶字連上句讀凶字別為句與

歲孰相反

有水至卯



衍至卯二字

漢興海內為一

以後別言郡國風俗而附列物產貨殖章法句法  
奇絕班固漢書間采其語入地理志中

地重

猶言土厚也索隱注非

及秦文孝繆居雍

繆公以前無孝公按本紀德公居雍孝當作德

陳椽其間得所欲

商肆之多如陳列屋椽

而合肥受南北潮

漢書潮作湖是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

所多所鮮四字盡其大較商賈變化之術從此出

固徃徃出鹽

前總言銅鐵此總言鹽

光隋羸蛤

今本隋作隋誤

富者人之情性云云

子長敘貨殖多反辭故凡攻剽掘冢鳴琴躡屣皆



列其中所以比之爲盜賤之爲娼而羞之者極矣  
班氏乃反譏其崇勢利何哉

子長適當興利之朝恐觸君相之怒故爲反辭以  
寄諷耳而傲翫諧諛之情宛然可見

醯醬千瓠

瓠字從工今本作塊誤

薪藁千車

藁字下從禾湖本從木誤

鯽千石

漢書鯽作鯽音輒

他果菜千鍾

漢書鍾作種

任氏獨取貴善

漢書顏注善字連下句讀

灑削薄枝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而濁氏連騎  
此數句中用也字耳字甚奇若班氏更云質氏以  
灑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便似拙語矣



越得鄭重  
叙世譜古  
雅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

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

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

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處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

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亦是大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

重耳。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

氏奔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

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

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

者相中山徐廣曰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

日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服虔曰世善

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蘇林曰蒯賾其後也

正義曰如淳云刺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

客傳之蒯賾也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

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

靳徐廣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

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索隱曰案

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

賾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玄孫印為武信君將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索隱曰按晉譙國而狗朝歌諸侯之相

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

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

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索隱曰按遷碑高門在喜生

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

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

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

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

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

王宋本

徇宋本



上國書皆先上之後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

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徐廣曰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

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卦之間徐廣曰惑學者之

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

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

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日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

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

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

不可徧循索隱曰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

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按名家

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漢書作澹古今字

也異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

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論六家要  
指而所向  
為在道家無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

也索隱曰如淳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

二度十二次也二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

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

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

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士階

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

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

糲音刺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飴也刑所以盛羹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椽梁家本  
軒家本



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

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謂煩也。如淳曰繳繞

猶纏繞不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

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

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無成勢。自然也。

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

制物為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

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

名也。○索隱曰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窾言不

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空有聲也。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

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



遷自叙其學問與談又不同

十歲則誦古文

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

二十而南游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非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鄆音皮鄒鄆薛三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

徐廣曰元

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事

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

功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

叙到父子死別叮嚀

之際鬱結憤悶不堪再讀

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

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

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

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

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

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

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按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

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

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率三歲

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除六百石也索隱曰案石室金匱之書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

罔不禮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

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

侯諸侯群臣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太史公曰先人

有言也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即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

百歲而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為詹事秩管孔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

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後篡夫春秋

逆因就此筆以褒貶而書之以為將來誠也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太史公自序

壺家本

漢儒唯董生言最正太史公知所推尊故其書雜而不厭也

討家本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  
 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案弑君

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駟案今易

無此語易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

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

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知討

賊而不敢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

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

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

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

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

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

曰受天命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

塞門來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方誦聖德

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

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

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襄宋本  
毛本無建字



徐廣曰天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胃然

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

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

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

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

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脈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史記以黃帝為首

竊竊見作者之意

宋本雜音接上不提行毛本同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管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各成法

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厥美帝功萬

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六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

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

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

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

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



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靖也。異音：旅，師旅也。以人

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

并兼六國，銷鋒鑄鍊。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鍊也。維偃干革，

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

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

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羅堅甫曰：班固去司馬遷未久，已不知書法如項羽本紀

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焉。蓋遷以秦焚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故敘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云云。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敘項羽本紀，乃云秦失其道，豪桀並擾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奮鉏挺以亡秦者，起于陳

涉項羽次之。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

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音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也。不爲百姓所說。○索

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憚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

曰：趙隱王如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

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七。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

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

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



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六。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敬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

以宋本

也世當作也云已也。皆助語之辭。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

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

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

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疆

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

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

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

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

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



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

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

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

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人情既感則遠方比樂書

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索隱曰此

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

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

望敵知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

之戰條牧野祭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

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

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聞不容翫忽正義曰翫匹遙反今音匹忽

蠶山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

之間不容比細微之物也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

扶物反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

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星

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一作編星

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

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

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

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

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



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

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

夷。信詔觀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

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疇。○正義曰呂尚之祖尚父側

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

猶云纏結也。○正義曰繆音武。虎反。言呂尚綱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

黃髮。番音婆。婆毛長云。番番威勇武貌也。爰饗營丘。不

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

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

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

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

昌。嘉旦金滕。作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

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

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

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

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索系家云管叔各周公

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

毛聃曹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作管蔡世家第五

是也。之子蔡仲也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

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

紀。



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

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

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

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

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邊○楊慎曰剔字從

易音盪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

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

子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

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圭宋本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

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諫

而復之故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

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

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鼃鱓與處鱓音既守南

禺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

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桓

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

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騅耳乃章造父

龜宋本



趙夙事獻衰

楚為反

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

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

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十人

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

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

斯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

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

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

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

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

何謂是非  
頗謬於聖  
人

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

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

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

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

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

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誦意

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

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

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虜疆



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

楚王交字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七。維祖師旅，劉賈

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

正義曰謂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

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

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

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

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

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

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

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

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

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

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

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

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

蕭相國本紀所未及

宋本無矜字



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

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

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

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六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

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

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

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

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此德焉作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按子當尚既匡父伍

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

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

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

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

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

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

雄諸侯樗里其茂之策作樗里其茂列傳第十一苞

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

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

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

傳

能宋本

卷一百二十 太史公自序



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

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

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并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

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

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

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

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

詢於魏齊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

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

兵為弱燕報彊秦之讐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

第二十七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

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六潘王既失臨淄

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

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說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

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

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

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

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

未見信陵  
謝于不肖  
處極狀之



秦破六國以謀不以兵

城宋本

宋本信上有王字

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眾。比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

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儵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



宋本無守者字

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  
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  
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  
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  
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  
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  
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  
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澳。王吳。遭漢初定。  
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漢。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為

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  
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  
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  
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  
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  
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  
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  
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



邊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  
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葆  
作莫藩。  
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  
而叩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  
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  
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  
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  
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  
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  
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  
廣

日一作日一。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  
作慨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

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  
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

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

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  
云不慨信。

不信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

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

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執  
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

作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

夷各異十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

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

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

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

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

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

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太史

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

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摠稱

重黎以重本司天故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

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

曰年曆差殊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天人之際承做通變



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漢書音義曰象黃帝

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設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幅成歸車群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

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

李奇曰六

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

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

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終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凡十七葉

刻書人正李証朱文貴章珩宋昌李善憲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敘考

形神騷動

漢書騷動作蚤衰

采椽不刮

漢書刮作斲監本椽作椽誤

使天下法若此

漢書法作共

因物與合

漢書與合作興舍

中於事君



監本中作忠誤

四百有餘歲

湖本缺有字

討大夫

監本討作封誤

建封禪

湖本缺建字

表四漢乃扶義征伐

監本征伐屬下句非

表五至於太初百年句諸侯廢立分制

監本百年諸侯為句非也

傳二十為弱燕報疆齊之讎

監本齊作秦誤

作魯仲連鄒陽列傳二十三

漢書無鄒陽二字

作刺客列傳二十六

監本客作容誤

列傳次序有先後錯亂者疑後人妄改易之也如

刺客當與游俠一類扁鵲醫方也當與日者龜策

貨殖一類吳淠叛王也當與淮南衡山一類匈奴



外夷也當與兩越朝鮮大宛一類儒林當與循吏  
酷吏一類

納貢職

湖本貢作噴誤

以集真番

湖本番作藩誤

莊有漑乎

莊鄭當時字也今本莊作壯誤又缺一乎字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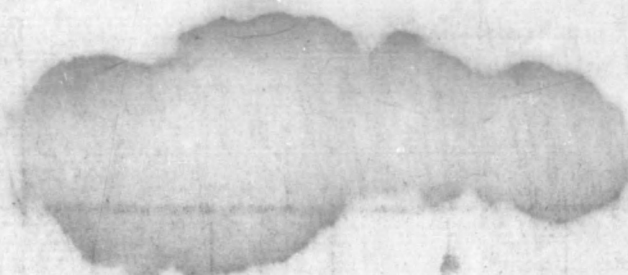
此本註也後人誤以爲正文耳

百三十篇

太史公百三十篇小序其源干尚書百篇序逸周  
書七十篇序也然雜用韻語最爲高古

曾見學師錢警石先生所藏史記乃汲古閣毛氏本以宋本及中  
統奉校勘每卷注明宋本頁數并刻書人姓名及字畫之互有  
不同者其圈點悉遵歸震川太僕手評本誠書林之精品  
也咸豐丙辰春三月從先生假錄一過凡毛刻之與此本異  
者六一注於簡端自夏徂秋五閱月而畢臺記





大史全  
二十一

卷之四  
四

書  
日





